

社会化阅读主体的网络身份特点和数字足迹分析及其启示

■ 刘艳

江西省图书馆 南昌 330077

摘要: [目的/意义] 在社会化阅读趋势下,将社会化阅读主体的网络身份与图书馆未来数字阅读服务相结合,明确图书馆开展社会化阅读服务的原因,探索社会化阅读平台的构建渠道,以期为未来图书馆阅读服务提供相关建议。[方法/过程] 通过对网络身份的哲学思辨,指出社会化阅读主体网络身份的特点及带来的阅读问题;区分社会化阅读主体在网络空间中数字足迹的类型,并详细论述社会化阅读对阅读环境、读者阅读行为、读者阅读能力的影响。最后,从为何构建社会化阅读、如何构建社会化阅读、如何规避风险问题三个方面提出图书馆构建社会化阅读服务的建议。[结果/结论] 社会化阅读主体网络身份具有真实身份在场缺席与数字身份虚拟在场的特征,“去身体化”“匿名性”的网络身份,给予现代读者广阔的话语空间,促使数字足迹的产生与社会化阅读的形成。针对阅读方式的浅表化、阅读思考的懒惰化、信息推送的同质化、信息文本的游戏化等问题,图书馆在未来服务中可以通过在线网站、检索平台、移动阅读 APP 及第三方软件构建社会化阅读的渠道;可以通过数据聚合进一步优化信息推送;可以通过签订数据使用协议、加强网络发布内容监管、开展线下读书活动、实施数字素养培训、设置信息数量推荐上限规避社会化阅读的风险问题。

关键词: 社会化阅读 网络身份 在场 缺席 数字足迹

分类号: G250

DOI: 10.13266/j.issn.0252-3116.2019.10.003

引言

互联网时代给人们带来的价值,不仅仅是新兴技术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方便,也不仅仅是飞速的信息传播与快捷的信息获取,还为人们创造了一种新型的社会——虚拟网络社会。现代信息技术使现代人被集体赋能,在“在线”(虚拟世界)与“在世”(现实世界)之间切换自如。人们从现实世界向虚拟世界大规模迁移,人们的网络身份在其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桥梁作用,深刻影响与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交行为。伴随着互联网的出现,网络身份的研究就受到社会科学领域的极大关注,如哲学、文艺理论、新闻传播学、心理学等领域。如今,在图书情报学领域,《新媒体联盟地平线报告:2017 年图书馆版》(以下简称《报告》)中,首次将网络身份(Online Identity)与图书馆服务相关联。《报告》指出,网络身份是未来 2-3 年内图书馆领域关注的重要技术模块之一,网络身份对于图书馆的

重要性有两点,一是网络身份是数字素养的组成部分;二是网络身份对于个人研究成果的追踪与管理具有重要作用^[1]。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图书馆与网络身份的关联绝不仅仅囿于《报告》中指出的用于追踪开放研究者的学术成果、追溯其学术轨迹的 ORICD。事实上,当人们在虚拟世界中阅读时,人们的网络身份在信息生产与传输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 Web3.0 时代,人们的数字化阅读走向移动化、社交化,阅读与社交媒介技术深度融合,形成新的阅读形态——社会化阅读,并渗透于现代人的日常生活之中。阅读,历来是图书馆服务的重要内容,如何结合《报告》中提及的“网络身份”开展图书馆服务,笔者认为可以从社会化阅读服务中寻找突破口。为此,本文将以 Web3.0 语境中的社会化阅读为研究切入点,以社会化阅读主体的网络身份为研究对象,考察阅读主体网络身份的特点,并由此分析阅读主体的阅读行为方式、身处的阅读环境,以期为图书馆未来服务实现与

作者简介: 刘艳(ORCID: 0000-0002-6145-7501),副研究馆员,E-mail:278596480@qq.com。

收稿日期: 2018-09-19 **修回日期:** 2018-12-17 **本文起止页码:** 21-30 **本文责任编辑:** 易飞

“网络身份”相关联提供理论支撑及相关发展路径,更好地促进现代读者良好阅读行为的养成与良好阅读环境的构建。

2 社会化阅读主体的网络身份

社会化阅读不同于传统纸媒时期读者个体阅读获得知识、信息的行为,而是建立在两个或多个读者之间对阅读认知进行分享与互动的基础上,其价值不仅仅在于单个读者知识储量的扩容,更在于多个读者之间

的共同盈利,共同实现阅读价值的增值。笔者认为,社会化阅读就其本质而言,是阅读主体自我生成内容并与其他读者分享、互动,传播信息与共同盈利的行为。在互联网成为用户需求理解者和提供者的 Web3.0 时代,社会化阅读的平台是智媒化的,阅读平台通过数据聚合技术抓取用户信息,实现用户个性化内容定制与内容精准传播^[2]。在 Web3.0 情境下,从阅读主体与阅读平台看社会化阅读的特点,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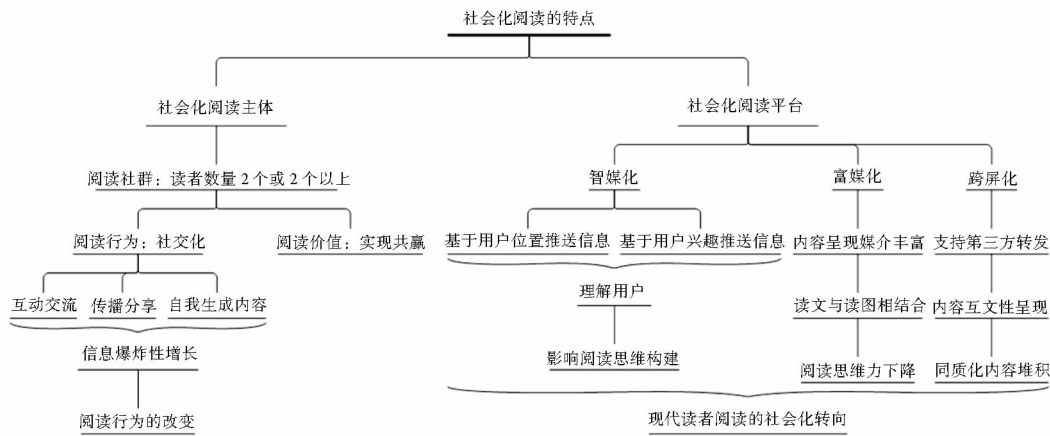


图 1 从社会化阅读主体与平台看社会化阅读特征

社会化阅读平台给予现代读者智媒化、跨屏化、富媒化、海量化的信息世界,也给现代读者提供了表达自我的互动专区,现代人阅读社会化转向凸显并渗透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在互联网空间中,社会化阅读的主体有别于现实社会中的“肉身”自我,而是转变成虚拟网络空间中数字化、符号化的自我,是数字化的 ID 号,是图像化的“头像”,是指代现实生活真实自我的“网络身份”。

2.1 社会化阅读主体网络身份的定义

《报告》中指出,网络身份也称数字身份,是一种观念,数字领域内所有互动都具有或获取一组固有和可变的数据或属性,这些数据或属性可以被当作在线个人或实体的唯一识别符号^[3]。网络身份最为通俗的表现形式是人们在网络空间中的 ID 号或者网名。例如,在可实现社会化阅读的自媒体平台中,社会化阅读主体的微信号、微博号,是现实“肉身”读者在网络社会中的数字身份;在移动阅读 APP 应用平台及新闻资讯类平台中,阅读主体注册平台使用的手机号、网名是其在互联网环境下的数字身份;社会化阅读主体在 PC 端的任意网站浏览、互动时,其作为“游客”的数字身份表现为一段 IP 地址。这类 ID、IP 号将现实生活中的读者虚拟化,在数字阅读空间中自由浏览、参与互动、

进行传播。如果说在微信、QQ 这样的半封闭平台因为有熟人而不能完全放开言说,那么完全开放的阅读平台、资讯平台会因读者之间互不相识而更加言说自由。数字空间中,阅读主体在其数字身份庇护下参与社会化阅读的实现。笔者认为,探究社会化阅读主体网络身份的特征有利于分析 Web3.0 环境下,现代读者的阅读、互动行为及带来的阅读问题。

2.2 社会化阅读主体网络身份的特征

互联网的出现以及丰富的社交媒介,改变了现代人交流时所需要的面对面共同在场的时空结构^[4],使真实物理空间不再是人们交谈时的唯一可选空间,现代人大规模向网络社会迁徙,并在网络空间中完成社交、购物、资讯获取、图书阅读等活动。不得不说,网络空间、数字化运动给现代人带来新的网络在线身份,使社会化阅读主体呈现真实身份缺席、数字身份在场的表征。

2.2.1 真实身份缺席 在现实社会中,人的性别、年龄、声音等属性是显性的,容易被陌生人通过面部观察进行主观判断与识别;在熟人面前,人的身份特征、性格特点、个性喜好可以通过两者之间的社会实践而更加直观地展现。可以说,在传统的现实世界中人的身体和身份是一体的、不可分离的。然而,在网络时空结

构下,在线(online)成为现代人在网络社会中的基本存在状态,其真实社会身份在网络空间中可以被隐藏,呈现给其他人可见的仅仅只是数字化的ID号。在场与缺席是二元对立的两个概念,在哲学上与其他学科领域具有不同的理论语境与具体内涵^[4]。“在场”最为通俗的解释是在场域内、在空间内;“缺席”即“不在场”,是指不在场域内、不在空间内。在数字化虚拟空间中,社会化阅读主体的“肉身”身体在互联网场域内是缺席的,物理身体的在场缺席是网络社会运动的第一作用机制^[4],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网络公民现实社会中真实社会身份的隐匿、缺席^[4],例如年龄、性别、种族、宗教、权力等。现实社会身份的在场缺席是网络社会运动中第二作用机制^[4],真实身份被隐匿为阅读主体的自由评论、参与互动等行为除去了物理身体及现实身份的束缚,更加有利于社会化阅读的形成。在社会化阅读的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新闻资讯平台网站读者的互动评论中,存在一些不良表述、恶搞、游戏性的语言,甚至一些低俗言论,造成整体阅读环境的下滑。在掌阅等移动阅读APP平台,在读者评论图书的互动中,也会有读者表达不同的见解与不赞成的态度。社会化阅读主体现实身份在互联网场域中缺席,“去身体化”的网络身份特征,“匿名化”的在线状态,赋予了社会化阅读主体更多的话语空间。

2.2.2 数字身份在场 数字身份成为现代人在网络社会中唯一的身份,替代了现实生活中的人在网络空间中进行形形色色的活动。在网络时空中,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躯体虚拟化为一个数字身份,在网络社会中成为一种“符号化”的存在,人们的数字身份在虚拟的数字环境中是在场的。网络公民的物理身体通过对自身表征的多媒体符号化实现了其在网络空间的在场^[4]。符号化在场是网络社会运动的第三种机制^[4]。在Web3.0范式下的社会化阅读中,阅读主体通过数字身份的在场,在网络空间中留下种种行为痕迹。这些数字痕迹不会随着网络公民的“离线”(offline)而销声匿迹,而是永久保留在互联网场域中,进一步促成了社会化阅读主体即便在离线的状态下,其数字身份依然在场。在社会化阅读的具体实践中,数字身份、行为痕迹的在场,为数字化阅读平台的数据聚合提供了数据源,各平台通过浏览关键词抓取、网页日志等计算平台读者的“阅读肖像”,为读者推送与之阅读口味相近的阅读人群,促使阅读主体之间在互联网空间中交流互动,体现了社会化阅读主体的社会关系在网络空间中的再脉络化^[4],促进基于阅读的新型社会关系的形

成;社会化阅读平台通过社会化阅读主体的在线痕迹,以数据挖掘与计算技术,获悉平台读者的阅读取向,并向其推送同主题的阅读内容,提高平台读者信息获取效率,但这不仅圈定了读者的阅读范围,同时也剥夺了读者在信息搜索、查找、获取中大脑进行内容之间关联构建的逻辑思考能力和机会。

3 社会化阅读主体网络身份的数字足迹

由于社会化阅读主体在网络社会中真实身份的缺席,解除身份束缚的阅读主体被赋予了交流互动的便捷渠道,使阅读主体迸发参与热情,在网络空间中自由书写、自由传播,产生行为痕迹。社会化阅读主体在网络社会中的行为痕迹,可以统称为“数字足迹”。数字足迹的概念最早出现在尼葛洛庞帝(N. Negroponte)的著作《数字化生存》之中^[5]。《报告》中采用了印度萨维特里巴伊·普莱普那大学的研究人员对数字足迹的定义:人们在线搜索或使用时所留下的“元数据(关于数据的数据)”^[3]。笔者认为,在Web3.0时代,社会化阅读主体网络身份的数字足迹,是指阅读主体在使用数字设备接入互联网进行阅读时,在搜索、浏览、评论、互动时产生的相关数字痕迹或信息。社会化阅读主体数字身份与数字痕迹的永久在场,为数字化阅读平台实施内容精准推送提供了数据来源与计算基础。数字足迹可以分为主动数字足迹和被动数字足迹两种。见图2。

3.1 主动数字足迹

主动数字足迹是指用户上传内容到公共网络空间时明确生成的内容^[6],即用户在互联网平台发布的个人数据。例如,创建微博个人账号并在平台发布相关内容。在Web3.0范式下的社会化阅读中,阅读主体网络身份的主动数字足迹包括在自媒体平台发布的自己创作或转发第三方的内容,也包括在在线阅读网站通过登录自己的专属账号,进行阅读浏览、参与评论、用户生成内容时产生的数据。现代信息技术催生社会化阅读主体主动数字足迹的产生,给予网络用户广阔的话语空间,加速阅读与社交融合。网络空间中社会化阅读主体的真实身份缺席与数字身份在场,除去了网络用户在生成主动足迹时的尴尬与腼腆,大大激发了网络用户参与互动评论的热情,进一步塑造了阅读的社会化品格。主动数字足迹的产生、阅读社会性属性的凸显是现代信息技术、阅读主体的认知盈余、自由的表达环境以及愿意分享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也带来一定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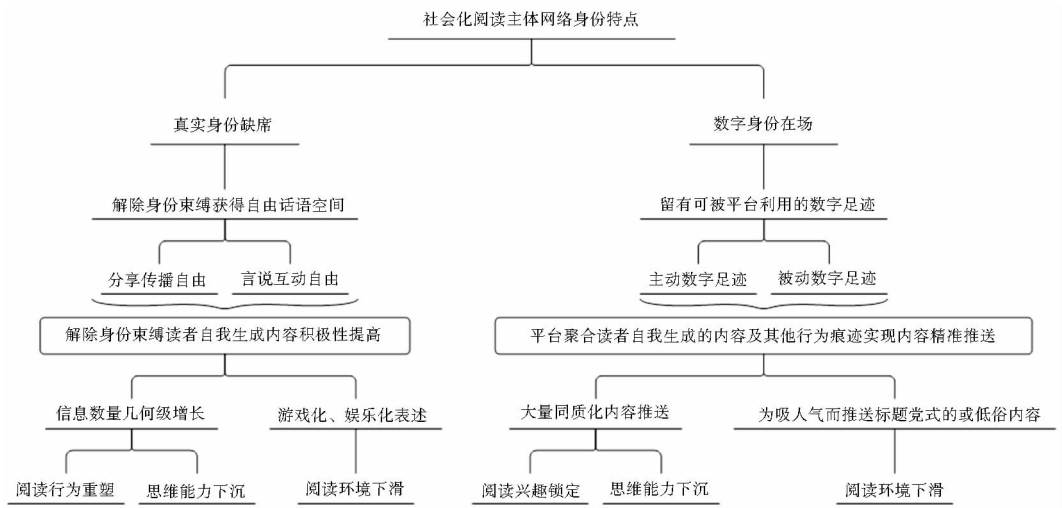


图 2 社会化阅读主体网络身份特点带来的阅读问题

3.1.1 阅读行为重塑：浅表化与碎片化 移动互联与社交媒介技术带来了社会化阅读的复兴，社会化阅读主体真实身份的隐匿提高了参与言说与互动的积极性。在人人皆为门户的 Web3.0 时代，社会化阅读的主体不再仅仅扮演信息受众的角色，而成为信息的创造者与传播者。蔡骥认为，社会化阅读根源于认知盈余背景下的生产革命^[7]。人人贡献自己的认知盈余、产生主动数字足迹，由此也使得阅读信息大量堆积，构筑网络空间巨量信息版图。面对呈几何级爆炸增长的信息体量，迫使读者在阅读时快速地浏览，或者采取抓取关键信息的跳跃式阅读方式，以便以少量的时间成本获得最多的信息。曾经以深度注意力为认知特征的沉浸式、深层化阅读日渐衰微^[8]，而以超级注意力为认知特征的浏览式、浅层化阅读大行其道。社会化阅读与个体化阅读不同的是，共享阅读审美体验与感知经验瓦解与放逐了其他读者深度思考、参与文本的机会；而大量信息的出现，又对读者造成裹挟之势，而使读者无暇进行价值和意义的考量，而沦为浏览式、浅表化的阅读^[9]。此外，面对海量的信息，现代人阅读耐心丧失，无法专注于篇幅较长的读本，思想名著、文学经典成为现代人“读不下去”图书的选项之一^[8]，“文本泛滥”、信息过载和无用话语堆积，是网络阅读时代读者面对的情景，追求速度是这个时代最基本的阅读特征，微文本叙事、微阅读正在盛行，虽然切合现代人碎片化的时间，但是也让现代人阅读呈现碎片化特征。

3.1.2 阅读环境下滑：游戏化与娱乐化 程曼丽认为，社会化阅读没有经过审查因而难以实现内容把关，可能会产生一些言论冲击人们的传统认知，形成舆论场的错位^[7]。在网络社会中，社会化阅读主体去除真

实身份的束缚，凭借其虚拟网络身份在宽松自如的网络环境中进行自由书写与传播，大大滋长了不当表达、恶俗语言、不良价值观的产生。有些信息发布者为了追求热度吸引大众眼球，而发布一些媚俗的内容，追求感官刺激，以致文化叙事沦为感官叙事，文学理想变为欲望之身^[10]，污染网络整体阅读环境，造成阅读环境的下滑。网络的自由、身份的虚拟给现代读者广阔的话语空间，认知盈余让用户生产知识，曾经属于“精英”的话语权极速向“草根”让渡，非正统、非严肃的信息文本层出不穷，拼贴、戏仿的游戏性语言深受欢迎，恶搞式的娱乐化表述屡见不鲜。可以说，社会化阅读语境下，现代读者话语权的解放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传统的、严肃的表达，信息文本趋向于简化和有趣，带有明显的“消费性文化”特征^[11]，使信息文本质量下滑，对整体阅读环境造成不利影响。另外，社会化阅读平台也是生成文本信息的主体。在流量为王的媒体时代，有些微信公众号平台或者资讯、新闻类阅读 APP 平台，追求点击率，在信息生产中采取“标题党”式的做法，不仅文题不符，甚至还有虚假内容，既误导读者、使读者接受信息的有效度下降，又让读者陷入阅读浪费的境遇。

3.2 被动数字足迹

被动数字足迹是指用户通过与互联网、移动设备等基础设施设备交互时产生的数据^[6]，在这种情况下用户基本意识不到数据被收集，例如用户浏览网站。在 Web3.0 范式下的社会化阅读中，阅读主体网络身份的被动足迹主要包含进入互联网后通过搜索引擎浏览网页内容、阅读停留时长、网页末端超级链接打开总量等数据，各网站将阅读主体网络身份的被动足迹进

行大数据处理和精准计算,从而为浏览者提供相关内容推送。虽然内容的精准推送可以为读者在海量的信息中获取其感兴趣的内容,节省读者查找信息的时间,但与此同时也面临一定的问题:

3.2.1 阅读兴趣锁定:固态化与封闭化 Web3.0 时代的 社会化阅读平台通过抓取与计算读者的数字足迹来实现对读者的个性化内容定制与推送。社会化阅读的主体被平台大数据技术监控的同时,又被平台推送的信息包围而深陷其中。波斯特在其《第二媒介时代》中指出,电脑化的数据库是一种“超级全景监狱”的话语^[12];德勒兹认为,网络空间就是一种全息编码,瞬间同步、无孔不入的信息控制社会,对我们的日常生活进行大规模殖民^[13]。Web3.0 范式下的社会化阅读,读者在网络空间中的浏览痕迹、浏览时长被记录被电脑监控下来,通过数据挖掘和精准算法,读者被标上阅读品味不尽相同的“兴趣标签”,系统根据标签为读者划定阅读区隔,为读者制定、推送主题相近的阅读内容。根据读者阅读兴趣与取向的信息推送,不是延伸了读者的阅读兴趣,而是锁定了读者的阅读范围。从图1指出的社会化阅读的特点“互文性”来看,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是西方后现代理论的一个关键性学术概念,法国批评家克里斯蒂娃指出,互文性是一个文本与其他文本的关系,每一个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换^[14]。而社会化阅读的一个互文性表现为,在读者阅读界面的末端,社会化阅读平台会通过“超级链接”的方式向读者推送内容相近的阅读文本,当前网页与“超级链接”便形成了互文关系^[8],读者打开超级链接后,又会有新的超级链接,如此循环的信息推送方式,不仅造成读者的信息迷航,同时也进一步封闭了读者阅读口味;社会化阅读互文性的另一个表现为,读者在 PC 端阅读的内容可以分享、转发至自媒体平台,移动阅读 APP 平台也支持第三方转发,从而使社会化阅读呈现跨屏幕化与跨平台化,便捷的分享、复制、转发功能,促使大量内容相似(互文性)文本出现,如此大量同质化内容的呈现,不但封闭与固化了读者的阅读阶层与阅读品味,形成个人阅读的“信息茧房”,而且容易使现代人过度沉湎于网络信息场。

3.2.2 思维能力下沉:懒惰化与趋同化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列维(P. Lévy)认为,全球互联和电子网络的“海量信息”使其成为无法焚毁的图书馆与巴别塔^[13]。读者面对的是流转不息的“信息洪水”,读图相比读文更受现代读者的青睐^[15]。在社会化阅读实践中,不论是社会化阅读平台或新闻资讯平台,还是自媒

体平台,在信息文本的表现手法上采取影像、文字、图片等多媒体结合的形式,使社会化阅读的内容呈现富媒体特征,这使读者从传统的读文时代走向了读图时代。直观的画面和影像容易先入为主地进入读者的脑海,一闪而过的画面或音频使读者无暇进行深层意义的探索,不需要与文字进行亲密接触与深层对话,不利于读者沉浸其中并进行仔细、深入的研读。信息文本多媒体化的直观呈现,给予读者信息快速获取的快感,也给读者造就了懒于思考的温床,而思考的惰性又容易使读者在阅读时滋生“从众心理”,有损于读者思维能力培养。社会化阅读平台通过数据聚合读者的被动数字足迹,为读者整理、推送符合其阅读口味的内容,从信息高效获取的层面来说,数据聚合给读者带来即时效益。然而从长远来看,过度依赖于信息推送,减少读者对阅读文本的搜集、整理、分析等系统化逻辑构建工作的机会,不利于读者关联性逻辑思维的培养,有悖于读者阅读能力的构建。阅读是为了人更好地发展,如果不深思、娱乐化、浅层化阅读并将其沉淀内化为人们的习性,便有可能破坏建立在深层阅读之上的质疑精神、思辨思维、创造能力等阅读审美能力的培养^[16],造成整体思维能力的下滑。

4 对未来图书馆阅读服务的启示

阅读,历来是图书馆重要的服务内容,也是民族文明传承与发展的重要手段。媒介革命带来阅读环境的变化与读者阅读行为的改变,同时也促使传统图书馆向数字图书馆转变。从纸质媒介时期到电子媒介时期,传统图书馆在第一次信息化浪潮中刚刚得以喘息,当前又迎来互联网走向移动互联、物联网的时代,未来图书馆阅读服务如何转型,如何更好地契合现代读者阅读行为需求,值得当代图书馆人进一步思索与考量。《报告》中第一次将网络身份与图书馆未来服务相连。对于学术型图书馆或研究型图书馆而言,网络身份意味着对开放学者学术轨迹的追踪。那么,对于公共图书馆而言,网络身份意味着对数字阅读读者的关注。而当前,数字阅读呈现社会性的转向。因此,笔者认为,未来图书馆阅读服务与“网络身份”的融合可以将社会化阅读作为突破口。见图3。

4.1 为何开展社会化阅读服务

4.1.1 图书馆未来服务的重要命题 2011 年, MTC (Mobile Talk Club, 移动互联网俱乐部)联合创始人钟雄指出,社会化阅读是数字化阅读的下一个出口,是未来阅读的方向^[17]。电脑、手机、电子阅读器等终端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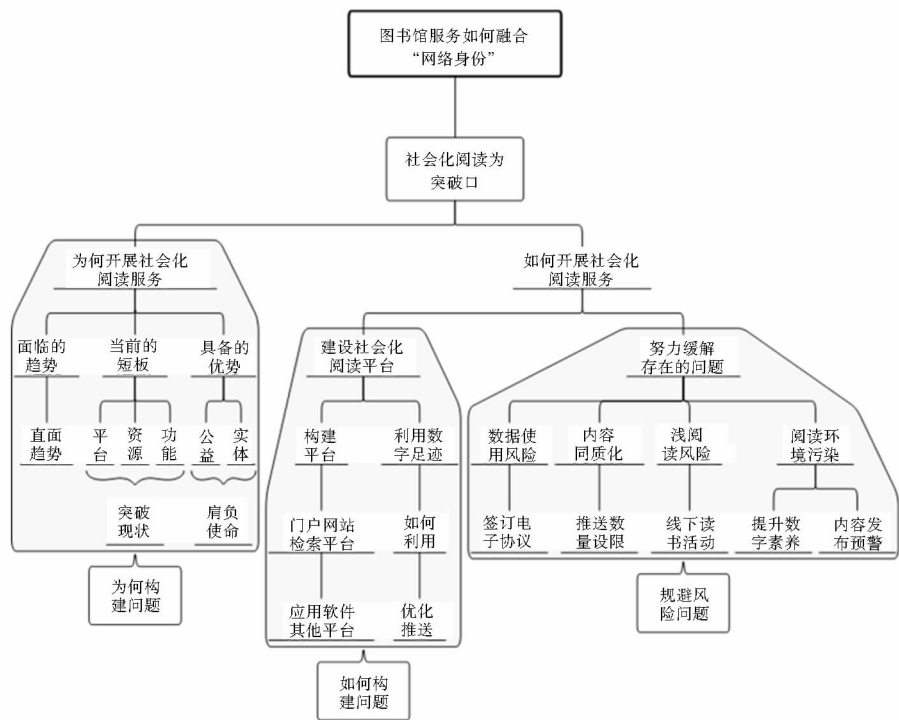


图 3 图书馆未来服务如何融合“网络身份”

自媒体平台、移动阅读客户端、新闻客户端等应用都是社会化阅读的入口。如今,社会化阅读正演变为现代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也成为现代人即时获取信息的主要平台。《第十五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指出,2017 年我国成年国民各媒介综合阅读率保持增长势头达到 80.3%,手机和互联网成为我国成年国民每天接触媒介的主体^[18]。当前,我们面临数字阅读的大趋势,产值可达 152 亿,数字阅读用户达 4 亿人口^[19]。此外,社交媒介的普及也改变了现代人的阅读形态。美国社交媒体营销专家布莱恩·索里斯(B. Solis)在其新书中指出,社交媒体正在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它不仅改变了人们搜寻和共享信息以及相互间联系和合作的方式,还影响着人们的各种其他行为^[20]。数字阅读的趋势与社交媒介的普及,促成现代人阅读的社会性转向,形成新的阅读形态——社会化阅读,也是我国图书馆未来阅读服务的重要命题。

4.1.2 图书馆突破短板的题中之义 当前,我国图书馆在数字化阅读服务方面还存在一定的短板。从平台来看,当前我国公共图书馆数字移动阅读平台,主要使用超星公司开发的“掌上图书馆”手机应用,该软件自带 3 万余本电子书籍与 8 700 万篇报纸文章,并定期更新,读者需要在超星公司的阅读一体机上进行二维码扫描并下载至自己的电子阅读设备上方可阅读,对读者而言便利性不够突出,阅读体验不够良好。同时,该

阅读软件不具备社会化阅读的入口,无法形成协作式学习与阅读,不够符合现代读者阅读社会化的趋势。从资源来看,在纸本图书的检索中,读者从检索系统获得的只是图书最基本的版权信息和内容简介,读者无法在图书检索页面看到其他读者对图书的评分与评价;而数字资源的情况是,在图书馆数字化建设的大趋势下,很多图书馆只是将文献资源从“纸面”转入“盘面”,数字资源建设体量虽然不断增加,但是真正被读者利用却十分有限。从功能来看,以上读者使用最为频繁的阅读渠道均缺少实现社会化阅读的入口。相比之下,读者更愿意选择“掌阅”等移动阅读平台或“豆瓣读书”,读者可以通过平台其他读者的批注、评分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图书。从以上层面来说,公共图书馆阅读服务还停留在数字阅读的初级阶段,使本馆数字阅读读者处于 Web1.0 时期单向接受信息的状态。现代图书馆数字化建设与数字化阅读服务息息相关,因此如何破解当前谜题也是题中之义。

4.1.3 图书馆肩负使命的必由之路 阅读方式的革新与阅读问题的产生在媒介革命中并驾齐驱。社会化阅读的网络场景不仅仅只是在线阅读平台、移动阅读 APP,还包括自媒体平台与众多新闻资讯平台,它们已成为大部分读者获取信息的主要阵地。然而,移动媒体平台与自媒体平台已成为低俗内容、虚假新闻的重灾区。在眼球经济的时代,信息文本发布者迎合市场

低级趣味需求,完全沦为市场经济的奴隶,一味地迎合市场带来文本质量下滑,不利于民族文化发展,最终有害于整体国民文化素质。人人皆为媒体的时代,不应该是信息生产者去迎合受众,而应该是以好的内容促使读者去追逐媒体。从这个角度来说,公共图书馆是国家公益性单位,不以盈利为目的,有国家政策扶持与财政支持,公共图书馆开展社会化阅读服务,无需为追逐经济效益而在阅读平台投放广告而有损读者阅读体验,不会因迎合低俗阅读需求而污染阅读环境,在内容推送上会更具有职业道德,遵循国家对于网络发布内容的大政方针,牢牢守住道德底线,守护阅读净土。因此,公共图书馆更容易为读者营造积极的、健康向上的良好阅读环境。蔡骥认为,网络环境下,社会化阅读潜藏着一些危机,时间与空间的碎片化促使浅表阅读盛行,过多地沉迷于虚拟空间会使得现实社会的文化互动变得稀缺。如果浅表阅读内化为人们阅读习性,将不利于民族的进步与发展。黄晓新认为,在当前网络环境下,信息知识量过载、信息干扰、信息污染等问题,容易产生阅读浪费^[7]。尤其是成长于网络环境下的青少年心智尚不健全,容易受网络不良言论、错误价值观的左右,这便需要具备一定的数字素养。同时,《报告》指出,数字素养是未来图书馆可解决的问题之一。从这个角度来说,公共图书馆相比网络阅读平台而言,具有实实在在的物理空间,一是可以通过线下阅读活动将线上阅读互动嵌入真实社会网络,二是可以发挥社会教育职能开展数字素养的培训与讲座。虽然纯化阅读环境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但是对于公共图书馆而言,守好阅读阵地,做好阅读环境的守护者,加强阅读行为指导也是为全民阅读社会构建尽力,是公共图书馆肩负文化建设使命的必由之路。

4.2 如何构建社会化阅读服务

社会化阅读服务的构建应以读者感受为基础,打造体验良好的阅读场景,并充分理解读者。可以说,场景与用户(读者)是开展社会化阅读服务的根本落脚点。在社会化阅读的趋势下,良好阅读场景的构建意味着要建立契合读者阅读习惯的阅读平台。更好地理解用户意味着要充分刻画读者阅读肖像,做好资源推送匹配,调适文献资源建设与读书活动策划,有效对接读者阅读需求。

4.2.1 构建多元化社会化阅读渠道 在没有足够的财力研发与购买智慧图书馆平台或下一代图书馆平台的情况下,图书馆可以从以下 4 个渠道构建社会化阅读服务:

(1)门户网站。图书馆可通过门户网站构建在线阅读平台,该模式主要针对本馆自建或购买的数字资源。首先,要完善本馆数字资源数据库建设,实现多种格式数字资源的统一检索与揭示,通过语义计算,建立数字资源标签体系,为数字资源与读者深度匹配提供支持。其次,图书馆可在门户网站构建在线论坛。借鉴“豆瓣读书”模式,在门户网站中设置各种话题小组,通过讨论主题发起带动读者参与讨论,并设置激励措施激发读者参与在线讨论的热情,构建协作式阅读和学习社区,促进读者之间知识分享与共赢。第三,图书馆可在门户网站开发“读者阅读云”,类似于红袖添香等读写一体平台,设置“我的检索”“我的书架”“我的书评”“我的推荐”“我的书友”“我的分享”等板块,为读者提供一站式检索、阅读、收藏、评分、分享、社交、创作等便捷服务,促成在线阅读社交化的实现。

(2)检索平台。图书馆可借鉴豆瓣读书在线阅读网站模式,购买或研发具有荐书星级评分、读者书评、读者分享、后台读者阅读数据挖掘与计算功能的书目查询系统。同时,图书馆也可以加入“豆瓣读书”的图书馆合作项目。目前参与合作的公共图书馆有:上海市图书馆、江阴市图书馆、吉林省图书馆、首都图书馆、温州图书馆、广州图书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重庆图书馆、绍兴图书馆^[21]。通过合作,“豆瓣读书”的读者可以在图书介绍页面看到哪些公共图书馆拥有该图书,通过合作图书馆的链接入口,进入检索平台,可查看到该图书的具体位置,前往借阅或预约借阅;合作图书馆的读者在本馆检索平台检索进入图书详情页面,可以查阅到“豆瓣读书”读者对该图书的评价,可以将该书分享至微信、微博等社交平台,还可以为该书添加标签。

(3)阅读应用。针对当前公共图书馆移动阅读平台存在的问题,首先,要在当前移动阅读平台中设置社交入口,使读者在全文阅读中,可以进行文本批注、笔记、分享、评分、留言等社交互动功能,有利于社会化阅读的形成。其次,优化展示界面。在信息体量巨大、表层化阅读的形势下,图书馆应该摒弃当前社会化阅读平台大量信息推送的做法,借鉴“One·一个”阅读APP的做法,在快时代里为用户精选最优质的内容,每天推荐图书中一段能够引起用户共鸣的话语,推荐一篇美文、连载图书的某一章节、推送一张摄影图片、提出一个问题,推荐一首歌曲、一段电影、一个电台,以内容聚合的形式完成每日推荐。第三,引领价值阅读。在数字化阅读浅表化、碎片化的形式下,图书馆应该创

新服务思路,打造深阅读模式,引领价值阅读。例如,可以借鉴“网易蜗牛阅读”APP 模式,以书架只能存放三本书的形式,很好地解决了阅读选择困难症、阅读困惑症,非常符合决策心理学;以“每日免费阅读小时”的领取或“每日阅读打卡开启阅读权限”的方式督促用户以读完一本书为目标,坚持每日阅读,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为参与阅读互动、撰写书评的读者提供积分奖励,促使读者完成价值阅读,帮助读者养成深阅读的良好习惯。

(4)其他平台。图书馆可以利用第三方软件搭建社会化阅读平台。首先,可以利用微信公众号平台推送一些能够引起读者共鸣的短文,契合现代读者碎片化阅读的特点,并在文末开通留言功能以便读者进行评论。其次,在官方微博平台,以一小段话和图片的方式进行新书推介,关注官方微博的读者可以评论、转发。第三,图书馆要深入挖掘本馆用户阅读数据,获取本馆读者关注度最高的图书内容,利用微信公众号群功能,借鉴“在何处图书馆”的“一起读”活动的实践^[22],建立一些具有不同特色的阅读小组微信群,读者可以通过扫描群二维码进入,利用微信群进行图书推荐与阅读交流。

4.2.2 优化阅读服务信息推送设计 社会化阅读服务的信息推送功能取决于数字阅读者的数字痕迹的抓取与阅读平台的数据聚合技术。《报告》指出,大数据技术在 1 年内会被研究型与学术型图书馆采纳,而大数据来自于图书馆向读者提供的在线资源服务以及向读者提供的社交媒体服务而产生的数字足迹。这类图书馆对阅读主体网络身份产生的数字足迹进行大数据分析,来确定并满足读者的个性化需求^[3]。抓取数字阅读读者的数字足迹进行用户分析,有利于充分把握本馆读者结构,提升用户分析能力;可以为图书馆提供科学可靠的决策依据,有利于建立较为科学合理、适用广泛、契合读者需求的文献资源体系,有利于图书馆不断优化服务政策,提升阅读服务水平。

(1)加强读者数字足迹的利用。鉴于 4.1 部分提出的社会化阅读服务构建的 4 个渠道,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途径加强对读者数字足迹的利用:①图书馆可以提供两种面向用户的检索权限,一是本馆读者身份。通过注册时的读者账号,用户登录在线检索系统检索,图书馆工作人员通过后台数据抓取,获得读者基本数据、检索内容数据、最后借阅读书内容数据等,或者在现有检索平台基础上嵌入数据抓取程序等,通过抓取被动数字足迹,进行数据分析,考察读者年龄层次、学

科分布等,以此调整服务内容,提升服务水平;考察读者所需与所借图书最后的匹配程度以调整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提高文献利用效率。二是游客身份。这种方式无需通过读者账号进入检索系统。图书馆也可以收集游客检索时留下的数字足迹,通过检索关键词抓取、内容可视化或聚类分析,获取本馆读者阅读内容的关注点,作为前述数据分析结果的补充。②图书馆可在移动阅读平台设计嵌入大数据计算和精准算法功能,以提取读者的主动数字足迹。这样一是可以通过算法为本馆读者提供精准内容推送服务;二是可以通过算法识别移动阅读平台中的活跃用户,识别评论数量较多的图书,根据这两项指标建立本馆核心读者群,识别本馆读者共同感兴趣内容,为本馆开展专题知识服务、专题讲座提供参考意见,抓住读者阅读热点,以培养读者良好阅读习惯与提升阅读审美能力为目标,以读者兴趣为导向实施线下深层次阅读研讨项目,提升读者参与度以及粘合力。

(2)加强文献资源描述与揭示。在 Web3.0 语境下,现代读者对图书馆文献资源的检索系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读者需要能够在海量信息中提高获取所需信息资源的准确度和高效度,这便要求图书馆加强对文献资源的描述与揭示;同时,文献资源的有效揭示,也是实现社会化阅读精准推送的前提。为此,图书馆要充分整合数字资源与纸本图书资源,建立或购买支持各种资源格式统一检索与呈现的资源目录查询系统,建立本馆文献资源的标签体系,通过语义挖掘、机器深度学习等数据挖掘技术进一步描述“资源画像”,为阅读内容推送奠定良好的基础。同时,图书馆要组织学科馆员对馆藏资源目录进行研究,不完全依赖于大数据聚合技术对读者的精准推送,通过人工干预,突破读者阅读“兴趣标签”限制,充分发挥学科馆员的导读作用,以跨学科的视野、发散性思维,为读者推荐可以延伸兴趣的阅读读本,从而为读者拓展阅读范围,打破“兴趣标签”的禁锢,走出阅读品味区隔。

4.3 怎样规避社会化阅读风险

4.3.1 签订电子协议规避用户数据使用风险 与数字足迹相伴的是用户的隐私问题,许多读者会因为在互联网空间中受到监视而感到不舒服。笔者认为,图书馆在读者注册时可以与读者签订数据使用的电子协议,图书馆要向读者承诺采集的数据仅限于本馆用户分析,不用于任何商业用途。此外,在对读者进行入户教育时,可以向读者强调数字足迹的利用与分析在向读者推送精准内容、丰富服务内容、提升图书馆服务

水平、调适文献资源构成及服务政策中的重要作用,以获得读者对图书馆用户数据采集的理解与支持。

4.3.2 建立预警机制规避不良内容发布风险 阅读环境是影响读者阅读体验的重要因素之一。与当前新闻资讯平台、自媒体平台相比,移动阅读 APP 中的信息文本的内容更加优质,标题党式的内容、虚假信息在移动阅读 APP 平台中数量还是比较有限的。图书馆开设实现阅读社会化的入口,各色读者均可在网络空间中言说,图书馆方就要反思当前新闻资讯平台、自媒体平台在文本信息监管、推送中存在的问题,吸收移动阅读 APP 的优点,只有做好保障措施,才能更好地防范于未然。首先,图书馆作为文本信息推送者,要坚守职业操守,牢守道德底线,杜绝推送带有“四俗”问题、标题党式内容。其次,要加强网络管理,设置关键词过滤技术、电子监控墙系统,自动识别读者在生成主动数字足迹时的不当信息文本并阻断发布。同时,还需要建立人工审查机制与读者监督机制,形成共同监管的格局,共同维护本馆数字阅读的净土,构建绿色、生态的阅读环境。

4.3.3 开展线下读书活动培养读者阅读习惯 社会化阅读趋势会导致一定数量读者的思考惰性以及出现阅读审美能力、线性思维能力下降的现象,但并不代表我们需将社会化阅读拒之门外,对于图书馆而言,就是要解决在社会化阅读环境下如何培育并保持现代读者沉浸式阅读习性的问题^[8]。首先,图书馆要以多元化的线下读书活动,吸引更多的人走进图书馆。倡导经典阅读,培养读者阅读耐心,加强阅读行为指导,帮助读者形成不盲目从众、又勤于思考的浏览式阅读习惯,不过度依赖其他读者贡献,具备勇于质疑的思辨精神,促成读者构建浅表阅读与深层阅读平衡互补、多元共生的阅读方式。其次,要保持线下读书活动的持续性,建立常态化发展机制,以活动促成读者对纸本读物的持续亲近感,促进读者在阅读中学会沉思、思辨,锻造阅读审美能力,提升人文素养。第三,制定激励政策鼓励读者参与线下图书交流,为读者创造书写读书心得的平台,充分调动读者线下阅读交流的能动性 with 积极性。第四,倡导家庭阅读、亲子阅读,提高父母对儿童阅读重要性的认识,阅读习惯从小抓起,以免现代人过度沉溺于网络空间,使纸本阅读、沉浸式阅读成为现代读者内生性的文化需求。

4.3.4 实施数字素养培训提升数字生存能力 数字生存能力是网络社会中人们应该具备的本能。社会化阅读环境下,几何级增长的信息体量,伴随着虚假新

闻、恶俗表达的增长,如何辨别信息文本、如何提高信息的有效获取是现代读者数字化生存能力的重要体现。在 2018 年第九届上海国际图书馆论坛中,格洛利亚·佩雷斯-萨尔梅隆在会上作了“图书馆:社会变革的驱动器”主题报告,指出数字素养教育是国际图联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认为图书馆要帮助用户掌握信息获取的新途径与新方法,教育读者成为既具有批判精神又具有信息获取和自由表达能力的知识型公民^[23]。《报告》中指出,图书馆可解决的挑战之一——图书馆馆员可以帮助用户提升数字素养、评估信息的可信性,可以培养学生对于信息的批判性思考,使其知晓如何解读信息,辨别何种信息可以分享而不侵犯版权和隐私^[3]。为此,笔者认为,在社会化阅读的服务中,图书馆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实施数字素养培训,以提升读者数字化生存能力。其一,开展数字时代下新的书写能力教育^[24]。图书馆要倡导读者遵守网络书写原则,培养读者在网络空间书写的公德心,倡导净化网络阅读环境从自身做起,树立正确的信息分享、传播态度,传播积极向上的健康内容,做到不良信息不分享、不良价值观不传播,即便使用浅显易懂的通俗语言自由书写,也应做到不恶俗、不低俗、不媚俗、不庸俗,由此将有益于整体阅读生态环境的良好发展。其二,要对读者开展数字时代信息辨读能力培养。图书馆要向读者传授辨别虚假信息的策略和技巧。例如,在信息检索时通过查看网址关键字段识别是否是官方网站,避免进入钓鱼网站;推介、教会读者使用 AdDetector、B. S. Detector、FiB 等能够帮助检索人识别信息有效性及偏向性的浏览器插件(扩展应用程序)^[24];向读者传授使用搜索引擎过滤信息、挖掘信息的源网页,找到信息的原始出处;培养读者在网页浏览中的警惕意识,小心网页周边的广告链接,做到不点击、不进入以免陷入虚假网站。

4.3.5 设置数量上限以免读者过度依赖推送 当前,社会化阅读平台在信息推送中存在超级链接过多的现象,如此推送很容易使读者深陷同一主题的阅读内容之中。图书馆开展社会化阅读服务要规避这一风险,在信息文本推送上要以质量取胜,无需盲目追求每日的推送数量。在基于读者数字足迹刻画读者“阅读肖像”并进行文献资源匹配时,可以在推送系统中设置推送数量上限,以免读者过度依赖大数据聚合技术,丧失在内容查找中构建文本之间逻辑联系的机会,促成读者在社会化阅读中逻辑思维能力的保持与提升。

5 结语

全民阅读社会的构建、绿色生态阅读环境的营造以及阅读能力的提升与保持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其中,作为提供阅读服务的主要机构,图书馆尤其任重而道远。面对新的阅读需求与阅读的社会化转向,图书馆不仅要直面新的阅读趋势,更要在阅读社会的构建中坚守正确的价值导向,守好阅读净土,为全社会良好阅读环境的形成承担责任、肩负使命。

参考文献:

[1] 徐健晖.《新媒体联盟地平线报告:2017 年图书馆版》的解读与启示[J].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18,36(1):27-33.

[2] 徐媛.基于用户黏性的社会化阅读社区盈利模式分析[J]. 科技与出版, 2014(3):49-52.

[3] 贝克尔,卡明斯,戴维斯,等.新媒体联盟地平线报告:2017 图书馆版[J]. 高茜,曹红岩,徐路,等译.开放学习研究,2017,22(5):1-13.

[4] 苏涛.缺席的在场:网络社会运动的时空逻辑[J]. 当代传媒, 2013(1):23-26.

[5] 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M]. 胡泳,范海燕,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

[6] 吴建伟.旅游数字足迹:概念、类别及其研究综述[J]. 旅游纵览, 2017(1):23-24.

[7] 潘明斐.新媒体技术推动阅读模式变革[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7-02-15(2).

[8] 周宪.从“沉浸式”到“浏览式”阅读的转向[J]. 中国社会科学, 2016(11):143-163,208.

[9] 康茜.从场域区隔到流动传播:社会化阅读的进路[J]. 编辑之友, 2017(11):11-15.

[10] 王涵,方卿.社会临场理论下社会化阅读内容“三俗化”问题研

究[J]. 现代出版, 2017(3):16-19.

[11] 周宪.时代的碎微化及其反思[J]. 学术月刊, 2014,46(12):5-12.

[12] 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M]. 范静哗,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13] 麦永雄.麦永雄集——域外诗学与文学[M]北京:线装书局, 2011.

[14] 赵渭绒.因陀罗之网:互文性与文学空间[D].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 2006.

[15] 梁玲.读图时代:国民阅读困境的深层之因[N]. 北京日报, 2015-06-29(21).

[16] 刁生富,王吟.技术文化哲学视野中的阅读问题——大数据时代浅阅读探讨[J].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18,40(1):115-122.

[17] 钟雄.社会化阅读:阅读的未来[N]. 中国新闻出版报, 2011-05-12(6).

[18] 新浪读书.第十五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发布[EB/OL]. [2018-09-15]. <http://book.sina.com.cn/news/whxw/2018-04-18/doc-ifzihnep4386289.shtml>.

[19] 彭海涛.新阅读与城市智能生活[EB/OL]. [2018-09-15] <http://www.cnetnews.com.cn/2018/0907/3110819.shtml>.

[20] 速途网.社交专家解读尼尔森报告:社交媒体影响全社会[EB/OL]. [2018-12-14]. <http://www.sootoo.com/content/184370.shtml>.

[21] 豆瓣读书.图书馆合作[EB/OL]. [2018-06-15]. https://book.douban.com/library_invitation.

[22] 刘艳.微菌空间:共享经济下的城市图书空间[J]. 图书馆, 2017(12):72-77,92.

[23] 萨尔梅隆.图书馆:社会变革的驱动器[J]. 许桂菊,徐路,译.图书馆杂志, 2018,37(11):4-10.

[24] 王占梅.美国图书馆帮助青少年应对虚假信息的实践及启示[J]. 图书馆研究与工作, 2018(10):65-68.

The Online Identity Characteristics and Digital Footprint of Social Readers and Its Enlightenment

Liu Yan

Jiangxi Provincial Library, Nanchang 330077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In the trend of social reading, combining the online identity of the social reading subject with the library's future digital reading service, make clear the reason that library develops social reading service, explore the construction channels of the social reading platform, in order to provide relevant suggestions for the future library reading services. [Method/process] The paper pointed ou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online identity of social reading subject and the following reading problems, distinguished the types of digital footprint, and discussed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reading on reading environment, reading behavior and reading ability. [Result/conclusion] In the future, libraries should build social reading channels through online Websites, retrieval platforms, mobile reading APP and third-party software, and further optimize information push through data aggregation. We should sign a data usage agreement, strengthen the supervision of network publishing content, carry out offline reading activities, carry out digital literacy training, and set up the information quantity recommendation limit to avoid the risk of social reading.

Keywords: social reading online identity presence absence footprint